

人間喜劇

老小姐

巴爾扎克著 · 高名凱譯



5

外省生活之場景

(AG4/11)

820(52)
7715₄₉

人 間 喜 劇

姐 小 老

(一之作部二學範)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 譯 名 高 • 著 克 扎 爾 巴

行 刊 店 書 藝 德

• 1949 •

人 間 喜 劇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老 小 姐

著 者	譯 者	發 行 人	出 版 者	印 刷 者	刊 行 期
巴 爾 扎 克	高 名 凱	俞 鴻 模	上海中法大藥房 北平豆內智義信大藥房 上海江浦路五十一弄一百九十九號	光 藝 印 刷 廠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再版

★ 有 版 權 ★

第 (29) 巴外 (65) (1501-3500)



巴爾扎克著 人間喜劇

十九世紀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高爾基曾稱之爲「世界上最偉大的導師」，和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是人類三座紀念碑」。恩格斯也稱「他是偉大現實主義的藝術家……他的偉大的著作，是不斷的對於崩潰得不可救藥的高等社會的輓歌」。

巴爾扎克給他自己的小說起了一個總名，叫做「人間喜劇」包括五十多部小說，他又將它們分成五個場景：私人

生活之場景、外省生活之場景、巴黎生活之場景、政治生活之場景、軍旅生活之場景等；其中人物，上至王公貴族，學者政客，下至淫娃蕩婦，販夫走卒，應有盡有；其描寫範圍之廣，堪稱世界文學史上第一。現「外省生活之場景」均已出齊，排印考究，裝幀精美，各書均附原版插圖多幅，極爲名貴。

外省生活之場景

高名凱譯

杜爾的教士(獨身者三部作之一)	3.40	葛萊德·歐琴妮	8.80
那愛麗黛(獨身者三部作之二)	6.00	岡谷百合	12.00
單身漢的家事(獨身者三部作之三)	12.00	老小姐	5.80
兩詩人(幻滅之一)	6.00	古物陳列室	6.30
外省偉人在巴黎(幻滅之二)	14.00	米麗埃·爾兒香	11.50
發明家的苦惱(幻滅之三)	8.40	地歸的才女	11.00
		(附：閨人高笛納)	

★ 全十二冊 \$105.20

★ 合購特價一百元 ★

海燕書店刊行

目次

第一章 貞潔的蘇三	三
第二章 高爾基小姐	四
第三章 陰錯陽差	一〇一

第一章 貞潔的蘇三

很多的人都應當在法蘭西某些省分中遇見過發羅瓦騎士，因為在諸蠻地存在過一個發羅瓦騎士人家。又在布爾慈找到另外一個，一八一六年還有第三個在阿郎桑，甚負名聲，也許南國也有他的發羅瓦騎士。可是關於發羅瓦家族的戶口調查在這裏是不重要的。在這些騎士之中，無疑的也有和路易十四在布爾崩家族中的同樣地位的人物，可是他們卻不大互相認識，人們也不必對他們說到其他的本家。並且，他們也都讓布爾崩王族高枕無憂的坐在法蘭西國王的寶座之上，因為奧黎昂長房，那所謂的發羅瓦長房之缺乏男性的後嗣而讓亨利四世登極，這是太明確的事實了。如果還有發羅瓦族人的存在的話，他們一定是安占蓮公爵發羅瓦·查禮（即查禮九世和杜赤·瑪利所生的兒子）的後人，雖說發羅瓦·查禮的男系苗裔是在羅特冷教士身上滅絕的，但是所得到的證據卻是相反的：亨利二世之前的發羅瓦——聖雷美一父也同樣的斷絕在高黎埃案中的著名的拉摩特——發羅瓦身上。

如果我們的聽聞是正確的話，這些騎士之中的每一個人，例如阿郎桑的騎士，都是一個瘦長，枯燥而毫無資財的老紳士。布爾瑟的騎士被迫而遷移了，杜爾蘭的騎士錄了起來，阿郎桑的騎士在王地從事戰爭，加入朱安黨，一同舉事。這後者的大部分的青年時代是在巴黎生活的，在那裏，當他三十歲的時候，大革命忽然把他從他的征服中驚嚇而走。阿郎桑的發羅瓦騎士就以正派的發羅瓦族人的資格受到外省的貴族社會的歡迎，正如他的同姓的人一樣，他以高雅的舉止顯露出他的特性，表現出一個上流社會的人物。他每天都在城裏吃飯，每夜都賭錢。人家認為他是一個聰明人，因為他敘述許多路易十五和革命初期的故事，雖然這是他的一個缺點。當人家第一次聽見這些逸事的時候，人家覺得他敘述得甚為得體。發羅瓦騎士還有一種德性，就是從來不重複他個人的諷刺話，從來沒有談到他的愛情；但是他的溫雅，他的微笑卻做出了許多甜蜜的疏忽。這位好先生應用了福爾泰派的老紳士所有的特權，不到教堂去做彌撒，人們也特別原諒他因為忠心於王朝而違反宗教。在他那最令人注目的溫雅之中，有一種無疑的是摹倣摩利的姿儀，就是從一隻裝飾有路易十五末年以美麗著名的勳人的匈牙利女人戈里查公主的圖像的老金煙匣中取出鼻煙。年青的時代，他曾醉心於這位著名的異國女郎，他總是非常興奮的談到她，他曾為她而和路松先生打過架。這時候他已經差不多五十八歲了，但是他卻只承認是五十歲，而能够自許說出這句無罪的騙人的話；因為在乾瘦的金栗色的人所有的特點之中，他還保留有這個給男男女女修飾老年的外表的少壯的身軀。是的，您得知道，整個的生命，或是表露生

命的整個的華采都是存在於身軀之內的。在騎士的特點之中，我們得提出天生的大鼻子。這鼻子嚴整的把一隻慘白的臉孔分成兩半，彼此似乎不大認識似的，其中只有一半可以在消化的時候發紅。這事情是值得注意的，特別是在生理學注意許多人心的問題的時候。這白嫩的顏色是在左邊的。雖然腿是高嫩的，發羅瓦先生的細長的身段和灰白的膚色並不宜告一個高度的健康。然而他卻和一個吃小孩惡魔一樣的吃東西，而冒稱說他患了一種外省人所謂的肝熱病，這無疑的是要人原諒他的過度的食慾。臉色的發紅可以支持他的藉口；但是在一個一吃就是三四十盤菜，四個鐘頭長的國度裏，騎士的胃口似乎是上帝特別施恩賜給這個好城市的。根據一部分醫生的說法，左邊的血熱表示有一隻放蕩的心靈的存在。騎士的風流的生涯證明這些科學的判斷的正確，倥倖得很，科學判斷的責任並不是由歷史家來擔負的。不論發羅瓦先生怎麼樣的有這些徵候，他總有一個富於神經質的結構，結果就是非常的激奮。用一句古話來說，如果他的肝臟發熱的話，他的心臟也並不是不同樣的燃燒。如果他的臉孔現出許多的皺紋，如果他的頭髮已經變成銀灰色的話，一個受有訓練的觀察家卻可以在那裏見到感情的瘡痕和歡樂的遺跡。事實上，這特殊的鵝足和宮廷的步武顯示出這些漂亮的皺紋剛剛好是適合於錫泰爾的內宮的。（註一）在這冶飾的騎士身上，一切都表露出女人相的男入的風尚。

註一 愛情的宮殿的意思。

他在沐浴中是很細緻的，他的兩頰令人一見悅心，這雙頰好像是用仙漿來洗滌似的。沒有頭髮蓋住的那一部分頭蓋骨就好像是象牙一般的發亮。正如他的頭髮一樣，他的眉毛也因爲梳子所給他印下的齊整的條紋而顯出青春的精神。已經是白皙的皮膚好像又被一種什麼祕密給他弄成格外的潔白。並沒有塗上香粉，然而騎士卻發出一道可以使他所在的場所馨芬清郁的青春的香氣。他那紳士派的雙手修整得和小情婦的纖手一樣，他那玫瑰色而前齊的指甲可以吸引人們的視線。總之，如果不是有個大鼻子的話，他簡直就是嬌媚的了。如果承認有一個卑劣的意念的話，我們就得決心去過度的鍾愛這個肖像。騎士拿一些棉花放在耳朵裏頭，還在那裏保留着兩隻小耳環，是用金鑄鑄做成的黑人頭的花樣打成的。但是，爲着解釋這怪異的藥物起見，他就說自從打耳洞以來，他的半耳頭痛病就離開他而去了；他曾經有過半耳頭痛病。我們並不把騎士描寫成一個完全的男子；但是我們難道一點兒也不原諒那些把心房的血液都送到臉上去的老獨身者也許因爲有超卓的祕密而做下許多可敬的笑話嗎？並且，發羅瓦騎士是以其他的許多的溫雅來贈回他的黑人頭的，所以社會應當認爲已經得到滿足的賠償了。他的確頗費苦心去隱瞞他的年齡，去使他所認識的人快樂。第一件應當指出的事就是他對於他的服裝的特異的愛護，這是今日正經像樣的人所能用以顯示特性的唯一的東西。騎士的服裝總是富有貴族的細緻和潔白的。至於他的禮服呢？無論是如何的潔淨，這禮服總是穿舊了的，不過沒有任何的斑點和任何的皺痕罷了。這些舊衣服的保存在那些注意到騎士對這時式問題並不關心的人看來是很

奇怪的，他並沒有用加爾的王子所發明的辦法，拿玻璃來割破他的舊衣服。但是發羅瓦先生卻跟着學習英吉利的上流社會的風雅，而高自標置，只是一點兒也不受阿郎桑的人衆所欣賞罷了。社會對於那些爲他而犧牲的人難道不是應當加以敬重嗎？這裏不是完成了下命令叫人以德報怨的福音的最難於履行的訓戒嗎？這服飾的整潔，這服飾的愛護甚爲適合這雙藍眼睛，象牙一般的牙齒和騎士的金栗色的身軀。只是這位退休的阿當尼斯（註一）一點兒也沒有男性的氣象，他好像是要用服飾的脂粉來隱蔽他在風流戰場中所得到的毀損。一句話說，他的聲音產生了和騎士的細嫩的金栗色的外貌正好相反的對照。除非他自己認爲和一些人心的觀察家有同樣的意見的話，除非他認爲騎士所發的是大鼻子的聲音的話，他的音樂總會以他的鏗強的回響來使您驚觀。這聲音的音彩沒有粗沉音的洪亮，而以他那剛而甜，強而媚的英吉利的清越的音調來使人悅耳。騎士已經扔掉了一些貴族所保留的可笑的服裝，而乾脆的近代化了他自己。他總是穿着一件有金鈕子的栗色禮服，一條加有金鈕的粗絲半窄褲，一件沒有繡花的白背心，一條沒有硬領的緊領帶，這是法蘭西服裝的最後的遺留，他不大懂得放棄這服裝，因爲他可以這樣的伸出他那享有使用收益權的教士的頸項。他的鞋是用一些方形的金鈕來點綴的，這些方形金鈕是這一代的人所不知道的，是鉗在黑色的漆皮上的。騎士談人

註一 希臘神話中的人物，用以代表女人相的男子的。

家看見在他的兩隻領衣袋裏都平行的掛着一條銀鍊，這又是十八世紀的時式的遺留，是總裁政治時代的遺物。當時尚的輕薄男子所沒有輕蔑過的。這連接兩世紀的過度的服裝，騎士就用侯爵的矜雅來穿他，可惜這編著的祕密卻和摩利的最後的生徒夫勒利同日消滅在法蘭西的場景之中，這位老孩子的私生活表面上好像是一目了然的，事實上卻是神祕的。他住在一所素樸的房子第三層樓上，這房子位在公共運動場街，是全城生意最好的洗衣婦拉爾多夫人的產業。這環境可以說明他的服裝為什麼特別的潔淨。不幸要使阿郎桑的人有一天相信騎士並不一向都是紳士的行徑，當他老年的時候，他曾祕密的娶了一位姓爲塞薩林的女人，生了一個無人叫喚而赧顏來此的孩子。

「他答應了那位常常借熨鐵給他用的女人的求愛，」某一個叫做布斯基埃先生的人說。

這句可怕的謗語之使這位細緻的紳士的晚年感染悲哀是和現階段的場景之要指明他如何的失去久經撫摸的希望一樣的程度，他對於這希望曾經做過不少的犧牲。拉爾多夫人把她房子的第三層樓租給羅瓦先生，每年只取極少數的一百佛郎的租金，每天在城裏吃飯的尊貴的紳士除了睡覺以外從來是不回家的。所以，他的唯一的費用就是他的早飯，總有一盃朱古力，另加一些牛油和各季節的菓品。他只於嚴冬生火，而且只在起床的時刻生火。在十一點鐘和四點鐘之間，他到外面去散步，去閱讀報章，訪問朋友。自從他居住在阿郎桑以來，他就很高貴的承認自己的窮困，說是他的財產只有六百佛郎的養老金，他的昔日的豪華所給他留

下的唯一的殘餘。他的舊辦事員給他分爲四季花用的，他的公債登記券就是存放在這位辦事員家裏的事實上，城裏的一位銀行家每三個月都給他計算從巴黎一位最後的沙特利（註一）的檢察官鮑爾丹先生給他送來的一百五十佛郎。因爲騎士向第一個聽取機密的人請求嚴守秘密，每一個人反而都知道了這些枝節。羅瓦先生從他的窮困中收穫了不少的真實：他把他的食具放在阿郎桑最出色的人家裏，他每天晚上都被人家邀去吃飯。他的賭徒的才能，他的講故事的天資，他那令人喜悅的本領，他那上流社會的作風，這一切的一切都受人衆的歡迎，甚至於沒有他這位認識全城的人在場，人家都會覺得好像是缺乏了什麼東西似的。各家庭的主人和貴婦們都需要他的虛偽的讚許。當一位年青的少女在跳舞台中聽見老騎士說：「您穿得太漂亮了！」的時候，她就覺得這句頌詞比她的情敵的失望更會使她快樂。發羅瓦先生是唯一能够說一些古時的詩句的人。我的心肝，我的寶貝，我的小白菜，我的王后，這些一七七〇年的情場的術語使他的嘴唇發出一種無可抵抗的溫存；總之，他有應用極級形容詞的特權。他那輕易不一說的讚詞得到了老婦人們的寵遇，這些讚詞可以取悅一切的人，甚至於他所沒有需要的行政官員；他的賭博的作風使他到處讓人注目；他從來不埋怨，對方輸了的時候，他就稱讚他們；他一點兒也不抨擊同組賭友的訓練，而教他們如何的打牌。發牌的時候，人家在無

註一 巴黎舊城的堡壘的名字，現在法院的所在地。

聊的爭論，騎士就以真正的摩利的姿態取出他的鼻煙匣，瞧一瞧戈里查公主，煞有介事的打開蓋子，撮了一撮鼻煙，簍了簍，搓成粉末，堆成斜切的形狀；然後，當牌分發完了之後，他就把煙塞在鼻孔裏，把公主放在背心裏，總是在左邊！只有太平盛世，這是和偉大的世紀相對的，的紳士能够發明這種幾乎寂寞和沒有人懂得的諷刺之間的中庸之道。他接納無才的庸人，而知道利用他們。他那悅人心目的幽默是平等待遇的，使許多人都說：『我敬仰發羅瓦騎士！』他的談吐，他的舉止，都好像是他的身體那樣的美麗。他研究不刺激任何男人或是女人的方法。他寬恕身體上的奇形怪狀，正如精神上的缺點一樣，他在戈里查公主的援助之下，傾聽着人家告訴他外省生活的困苦；煮得不好的早點雞蛋，奶油變了味的咖啡，關於健康方面的各種的可笑的措置，突然的醒來，做夢，串門。騎士有一道衰弱的眼色，古典派的態度來裝做同情的樣子，使他變成一個柔和的忍耐的聽訴人；他用一個適當的動人的話語「啊！」或是「噢！」或是「您怎麼這樣呢？」來回答。他一生沒有讓任何人懷疑到他在這些幼稚的舉動之中會回憶到他和戈里查公主的浪漫斯。人們是不是曾經想過一個熄滅了的情緒能給社會貢獻的効勞呢？是不是想過愛情是如何的於社會有利呢？這些可以解釋為什麼他雖然是恆定的贏錢，這位騎士總是城裏受人溺愛的孩子，因為他總是贏了差不多六佛郎之後才離開一個客廳的。如果輸了的話，他就讓人叫，然而這輸錢在他是不常有的事。一切認識他的人都認為他們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可愛的木乃伊，就是在杜靈的埃及博物院裏也找不到。在世界任何國家之中，都找不到有這樣溫雅外表的寄生蟲。最

爲集中的自私主義從來也沒有比這位紳士所表現的更善於周旋，更善於避免打擊他人，他值得一個忠實的友誼。如果有人來請求發給羅瓦騎士，麻煩他做一樁什麼事情的話，這個人絕不會在沒有鍾愛他，沒有覺得他幫不了什麼忙，他的干涉反而要壞事之前離開騎士的家。

爲着解釋騎士的可疑的生活起見，當殘暴的「真理」的拳頭扼住咽喉的時候，歷史家必得說：在「七月」的悲慘的光榮的日子之後，阿郎桑城知道發給羅瓦騎士賭博贏來的錢數每季是一百五十厄古左右，聰明的騎士自動的退回了他的養老金，免得在喜歡積聚財富的國度裏過得沒有缺乏資源的樣子。他的多數的朋友（他已經死了，請注意這一點）都固執的證明這種情形，把他當做童話來看待，認爲發給羅瓦騎士是自由黨所誹謗的一個值得尊敬的紳士。僥倖得很，迴廊市場之中居然有支持他的精細的賭徒。這些敬仰他的人慚愧來給他解釋一樁錯事，他們就大胆的不認他，請別詆毀這些人的糊塗，這些人都有自尊的感覺：政府給他們做出這種半夜掩埋死人而不爲失敗而詠唱聖歌的道德的榜樣。如果騎士自己譴許這可以使他博得葛拉孟騎士的敬重，方尼斯特男爵的微笑，孟迦德侯爵的拳擊的稱讚的話，他少得了是可愛的客人，聰明的男士，不變的賭徒，使阿郎桑人快樂的動人的說書嗎？這種依據自主的律則而生的動作爲什麼是和一個風流的紳士的風尚相反呢？因爲許多人都不得不把養老金拿來幫助別人，自主的拿來送給他的一位最好的朋友，這不是最自然的嗎？但是拉伊烏斯已經死去了……這種生活渡過了十五年，騎士積蓄了一萬多佛郎。布爾國王室回朝的時候

候，他的一位老朋友，當日的黑銃隊陸軍中尉彭布勒頓侯爵，他說，曾經還給他以前他借給侯爵去遷移的一千二百畢士多。（註一）這事情頗引起人們的激奮，後來他終於得反抗憲政報所發明的那個對他應用一部分遷移的貴族拿來還債的方法加以竊笑的諷刺。當一兩個人談到彭布勒頓在騎士之前所有的高貴的舉動的時候，這位可憐的男人就一直臉紅到右邊去。每一個人都給發羅瓦先生高興，騎士到處詢問有錢的人，要如何的應用他這財產的遺留。他相信復辟的命運，就在公債價值五十六佛郎二十五參丁的時候把錢款存放在國庫大賬上。他說，認識他的勒農古爾先生，拉發蓮先生，維爾納爾先生，方登先生和拉比耶爾地埃先生給他從國王的私庫裏弄到一百厄古的津貼費，給他送來一隻聖路易的十字勳章。人家從來不知道他是用什麼方法得到他的銜頭和他的爵位的正式的承認，但是聖路易十字勳章的執照給他特許領了退伍上校的軍銜（因為他在西方的天主教集團軍中曾建有功勳），則是無疑的。除了誰也不再懷疑的養老金之外，騎士還的確有一千佛郎的年收入。雖然有這種改善，他卻一點兒也沒有改變他的生活和他的舉止；只是，紅色的綬帶在他的栗色的禮服上發亮，完成了紳士的姿態罷了。自從一八〇二年以來，騎士就用老金印來蓋章，這印章刻得很為粗糙，但是卡特蘭家，德斯格里昂家和特瓦維爾家卻可以從這裏看出一個分爲藍色和紅色兩半的盾形章，藍色的，

一半斜貫，有兩道紅色的平行線，紅色的一半配有五隻黃色尖方形，湊在一起成爲一個十字形。這兩半的上邊是黑色的章頂，裏面有一隻紅十字形，其中有一道白色的直線，肩形章的銼子是騎士的冠徽，上面的格實是「勇敢」用了這些貴族的徽章，這冒稱發羅瓦的私生子應當而且能够在任何的地方登上一切的王家的華車。很多的人都羨慕這位老孩子的整天的保斯頓牌哪，骰子戲哪，利維爾西牌哪，魏斯特牌哪，畢克牌哪，整天的消化得宜的飯食哪，吸得雅緻的鼻煙哪，清閒的散步哪，這種甜蜜的生活，差不多全阿郎桑城都相信這種生活是沒有野心和重大的利欲的，但是每一個人都只能夠有一個妒忌他的人所給他弄到的這樣簡樸的生活。您可以在人類的軟體動物的最令人遺忘的鄉村裏發現一些表面上看過去已經是死去了的，實際上卻有鱗翅類或是介甲類的感情，而給蛛蝶或是車輪蟲以無數的苦楚的文蛤。騎士不但有他的介殼，他而且還蓄有和西克斯特十廿同樣深刻的強烈的欲望：他要娶一位富有的老小姐，目的無疑的是在於以此爲階臺去攀登宮廷的高貴的社會。這是他所以穿著王族的服裝，所以住在阿郎桑的祕密的原因。

一六年（這是他的說法）季春的一個星期三早晨，當騎士脫去他那綠花的大馬色布的室內便服時，無論他的耳朵是如何的塞有棉花，他卻聽見樓梯上有少女登樓的輕微的步聲。一忽兒，就有人在他的門上謹慎的敲了三下響聲，然後，沒有等到回答，這位少女就和鰻魚一般的躍進老孩子的房子裏來。

「啊！原來是你，蘇三，」發羅瓦騎士說着，沒有停止他已經開始了的動作，就是要重新在一條皮帶上磨快